書集傳

陳大猷集傳

綱領

孫氏曰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皆載於書然帝王之治本於道帝王之道本於心得其心則道與治可得而言矣

呂氏曰書者堯舜禹湯文武皐夔伊傅周召之精神心術盡寓於中觀書者不求其心之所在夫何益然必先盡吾心然後可以見古人之心朱氏曰讀書以心不以目以心求之於己以視微於顯以涵泳於己者

讀書法

漢孔安國書序曰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墳大也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於夏商周之書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為大訓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覩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斷自唐虞以下訖

于周凡百篇所以垂世立教示人主以軌範也蘇氏曰[illegible]史[illegible]二百[illegible]五帝[illegible]之書周公所録必非偏妄成王之末洞闇尚書春秋將二[illegible]五典稍有存者若果全備孔子不應芟刪去之或其簡編脫落不可通曉或孔子所見止自唐虞以下不可知耳○吳氏曰或謂三墳等書孔子以為過者之制不可為法於後世故孔子不取按文侯之命及秦誓孔子猶取之三墳雖高深其孔子書若易所記伏羲神農等事撰記所謂宅星辰以著及眾所之可行於此豈不可據而孔子去之耶意其必闕落不可攷也

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漢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八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漢書伏生名勝為秦博士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鼂錯往受之○唐孔氏曰伏生本但口授其書堯典皋陶謨禹貢甘誓湯誓盤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立政無逸君奭顧命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凡二十八篇謂之今文尚書至魯共王漢景帝子好治宫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唐孔氏曰傳即論語孝經是也非先王書兴乃孔子傳訓故謂之傳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

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孔氏曰科斗形如科斗始於蒼頡其文二代不改周宣王時史籀有大篆與科斗並行於三代所用一體而已秦燒書又滅古文別八體曰大篆小篆刻符蟲書摹印署書殳書隸書而科斗一二人所解之字雜秦隸不用至漢則人無能知者古文即科斗書也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古定唐孔氏曰隸古文隸書而從隸以存古之謂之古文尚書增多伏生二十五篇唐孔氏曰二十五篇謂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三篇咸有一德說命三篇泰誓三篇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冏命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皋陶謨盤庚三篇合為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復出者舜典益稷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凡五篇又百篇之序自為一篇其餘錯亂摩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承詔為五十九篇作傳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朱氏曰此序不類西漢文字疑後人所托未可知然載本末頗詳○林氏曰孔安國注書五十八篇書成遭巫蠱而不出漢儒遂以張霸偽書二十四篇為古文尚書兩漢儒者所傳皆劉歆本啟趙岐注孟子杜預

注左傳韋昭注國語凡所舉出二十五篇之中皆指為逸書

張霸偽書出[illegible]所載[illegible]與孔壁書[illegible]于王肅有以[illegible]語漢儒多用之史記[illegible]本紀[illegible]其[illegible]至[illegible]始[illegible]之

[illegible]所引[illegible]不在[illegible]書者[illegible]多始得以[illegible]之至晉齊之間

其書漸出及隋開皇二年求遺書得[illegible]與然後其書大備矣

書遭秦火失其半存者又隱而不出自漢武帝巫蠱事至隋

開皇二年凡六百七十餘年然後五十八篇得傳於學者是

可歎也已孔氏書始皆用科斗[illegible]至唐天寶間詔衛包改古文

從今文今之所傳乃唐天寶所定之本此書之始末也[illegible]

二十八[illegible]孔[illegible]有[illegible]增[illegible]學[illegible]康誥[illegible]不[illegible]

死[illegible]不[illegible]今[illegible]同[illegible]泰[illegible]能[illegible]無[illegible]者[illegible]

藏[illegible]今[illegible]同[illegible]今[illegible]語[illegible]并敵百[illegible]

若[illegible]語及[illegible]書[illegible]

文[illegible]多[illegible]

泥[illegible]人[illegible]多[illegible]老不能正言使[illegible]文

[illegible]言[illegible]不知十二三[illegible]以其[illegible]而已[illegible]中科斗[illegible]

時[illegible]科斗書[illegible]文[illegible]人[illegible]者[illegible]以隸[illegible]其可知者而已[illegible]

一二若此有之亦不能曉者而以己意牽合粗能成文耳學者[illegible]

載之下當[illegible]說之餘豈皆可信者而附其可疑者不可以[illegible]

之書為以於帝王之手而不敢略致其詳於其間孔子生於周之末
王之世猶未遠而大經大法全具其言不敢盡以遺書為之筆削又不可實以見之
信此況漏於秦人焚於孔壁
而簡編蝕漏而不於漢儒之手乎蔡氏曰書文大抵誥辭多奇澀而
誓命多平易盤誥辭皆是記錄當時號令於衆人之本語故
其間多有方言及古語在當時則人所共曉而於今世反為
難知誓命則當時史官所撰集措詞潤色粗有體製故在今日
亦不難曉耳吳氏曰或謂伏生所傳之書多奇澀孔安國所增多平易
說以為伏生老人語多艱澀不能辨故也然則以為其詞命止此不
然一典皋謨禹貢牧誓洪範文侯之命
泰誓諸書亦伏生所傳未嘗不平易也

書序

孔安國曰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
之各冠其篇首○林氏曰書序本自為一篇乃歷代史官相
傳以為書之總目猶詩之有小序也序有言其作意者如允征
之類謂之孔子作可也
湯誓序言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仲氏之序言伯禽自
大誥仲氏作誥高宗肜日之序言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
中皆不及此意若孔氏所傳則孔子之所安能以其意而
載之下乎亦有篇後序文相為首尾者如伊尹去亳適夏

歸于亳故湯誓之序曰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殺與孔之序曰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而編內以（？）亦或專之首故百篇之序曰是未家自其所為作之之意而已之大凡也○是曰孔安國未嘗言書序何人作傳孔氏謂因序鄭康成云孔子所作世儒多稱其說以為孔子不能為或以為書序不求孔子所為其書或指為經緒要之亦氏之說得其嘗然書序出屋壁之舊宜亦經夫子之所次叙與

傳註傳授

西漢儒林傳漢與言書自伏生伏生授張生及歐陽生歐陽生授倪寬由是世有歐陽氏學張生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夏侯勝由是有小大夏侯之學自孔安國而下世傳古文尚書而未立學官○東漢儒林傳古文尚書賈逵作訓馬融作傳鄭康成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于世傳孔氏曰孔注之後其書不行賈馬鄭等雖傳孔學訖二十三篇○吳氏曰孔氏自先聖後以六經相傳雖秦焚書未嘗廢安國於書未得壁書時已好之矣凡先聖之言及於書者往往皆用為傳今歐陽諸家學無復存獨馬鄭於書既中

閒見一二，以其說較之，比孔傳所以獨存也。馬融以舜典文祖[illegible]

[illegible]

○愚曰：馬鄭在漢爲大儒，然其說馬鄭之說，則歐陽夏侯之說可

推[illegible]自漢至唐，惟孔安國傳

唐孔穎達疏獨存。國朝金陵王氏、東坡蘇氏始爲之說，諸儒

繼之者數家，南渡至今，說者益衆。

集傳條例

諸家說依經文爲次，敘先訓詁而後及意義。或先用甲說，次用

乙說，而後復用甲說者，則再出甲姓氏，大槩欲使意義貫串

如出一家。閒有己意，則以愚曰別之。

諸家說或未純者用呂氏讀詩記例有刪其句句有刪字或誤字未圓者用朱氏綱目集覽例間推其意以改之至於大意雖是而語未到意未全或得此失彼難於盡改者亦不免用集說例以己意更之而非敢掠他人之美以為己出也至於去取之當辨者則別識於或問

諸家說意正語全者大字註於上其推明可以足上說及雖非正意而不可遺者小字疏於下 或立說不同當並存者亦附疏之

○進書集傳上表錄本

臣大猷言伏以參稽大訓盡究坦明會粹羣言聚通雅旨備陳樸學而濟淵聰臣大猷實懼實擢而則擬貢錄以六藝之文贊戴聖賢之道百篇之義獨備帝王之傳所以為萬世之典常示一人之軌範蘇黃從以來論千古義自孔傳而後殆數十家悉期辯惑以悟疑各務文而敷旨顯異門豈無特見然殊途未底同歸非合諸儒之長孰闡遺經之蘊伏念臣懷鉛陋習窺管小知刪凡說煩敢自闢於戶牖聚少撮要姑求緝於綱條間附發揚未盡僭踰兹甚伏遇

皇帝陛下聰明文思濬哲溫恭曆數在躬接堯舜禹湯之統始終典學實慶夏商周之書得精一以執中惟時幾而敕命柔遠能邇綏康濟於兆民制治保邦用延洪於大業臣幸逢

昭代久玩陳編蓋竭蚊虻之勞少效涓埃之助瀆顏冒渾渾

開宣從章句之下[illegible]平蕩蕩平[illegible]聖神之運臣所編書
集傳壹拾貳卷集傳或問參卷繕寫成壹拾伍冊貳部共參
拾冊用黃羅複封內壹部乞賜留中內壹部乞降付尚書省
謹隨表繳進以聞臣無任瞻
天望
聖激切屏營之至臣大猷實惶實懼頓首謹言
嘉熙貳年叁月　日
從事郎前差充兩浙路轉運司准備差遣臣陳大猷上表
拾叁日奉
聖旨降付尚書省送後省看詳申

後省看詳申狀録本

中書門下後省

準　付下從事郎前縣尉充兩浙路轉運司准備差遣陳大

猷上表為投進書集傳并或問共壹拾伍冊送後省看詳須

至申聞者

佖等看詳大猷所編書集傳博採諸家之長傳以己之

見章分句解理顯詞明詳而不失之繁簡而不失之略或

問之作折衷尤精有諸儒先所未發者用功不苟與嘗引

聽說大有逕庭如蒙

甄錄足為窮經者之勸

右件元表壹件并書集傳并或問壹拾伍冊謹隨狀繳申

尚書省伏乞

照會交管施行伏候

指揮

嘉熙二年五月　日

朝請大夫試中書舍人兼直舍人院兼權直學士院兼崇政殿說書李 劉 狀

朝請大夫起居郎兼崇政殿說書牛 大年

中大夫守中書舍人京湖江西督視參贊軍事高 定子

朝議大夫試禮部尚書兼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兼侍讀許 應龍

中奉大夫試戶部尚書兼給事中兼修國史實錄院修撰兼侍讀游 佀

拾玖日奉

聖旨陳大猷與一入出部架閣差遣其

書集傳并或問付祕書省

陳大猷集傳

堯典

堯唐帝名說文曰典從冊在丌上尊閣之也丌巨之反說文云丌下基也此篇以簡冊載堯之事故名曰堯典後世以其所載之事可爲常法故又訓爲常也

虞書

虞舜氏因以爲有天下之號也書凡五篇陸氏曰虞書凡十六篇十一篇亡○蔡氏曰堯典雖紀唐堯之事然本虞史所作故曰虞書其舜典以下夏史所作當曰夏書春秋傳亦多引爲夏書此云虞書或以爲孔子所定也○夏氏曰二典禹謨俱謂之虞書者蓋三聖授受實守一道謂之唐書則可以該舜不可以該禹謂之夏書則可以該舜不可以該堯惟曰虞書則見舜上

承於堯下授於禹○呂氏曰二典如易之有乾坤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碧梧馬氏曰此所謂書序也㊀林氏曰昔在者篇首起語之辭書序自爲一篇故以昔在帝堯起於篇首如孔氏序云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蔡氏曰堯典之後授舜典則曰虞舜側微云云授禹謨則曰皐陶矢厥謨禹成厥功云云益稷從古序自爲一篇而相銜之辭如此蓋史氏舊文也）蔡氏曰聰明文思欽明文思也光澤天下光被四表也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以虞書也作者追言作書之意如此也（芸閣呂氏曰宅謂居而有之光宅天下猶言光有天下）

堯典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元城劉氏曰堯典下曰若當爲粤若發語之辭（蔡氏曰周書越若來三月亦此例也曰粤越通）孔氏曰稽考也能順考古道而行之者帝堯其德

如下文所云也曰者猶言其說如此也○蔡氏曰放至也勳功也言堯之功大而無所不至也○呂氏曰散而在外則爲文欽明之發見也蘊而在內則爲思欽明之潛蓄也文思表裏之謂蔡傳曰欽恭敬也明通明也文文章也思意思也○芸閣呂氏曰君子與不有是德惟堯爲能安安故其欽也明也文也乃不勉而中思也乃不思而得所謂安而行之於極其至所至也德之盛者上下與天地同流而無間也○朱子曰允信也克能也常人德非性有物欲害之故有強爲恭而不實欲爲讓而不能者惟堯性之是以信恭而能讓也光顯也被及也表外也格至也上謂天下謂地言其德之盛如此故其所及之遠如此也蓋放勳者總言堯之德業也欽明文思安安本於德性而言也允恭克讓以其行實而言也至於被四表格上下則放勳之所極也孔子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故書敘帝王之德莫盛於堯而其贊堯之德莫備於此且又首以欽之一字爲言此書中開卷第一義也讀者

深味而有得焉則一經之全體不外是矣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烏於音

朱子曰明明之也俊大也堯之大德上文所稱是也此言堯推其德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所謂放勳者也西山真氏曰欽明文思者盛德之目大德即其總名也明俊德者脩身之事其下即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也此帝者爲治之序也先言明俊德謂堯自明其德後言平章百姓而百姓昭明謂新民而民亦有以明其德也大學以明明德爲新民之端與夫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序蓋本之堯典也堯典其大學之宗祖歟○新安陳氏曰大學傳帝典曰克明俊德皆自明也之證據顯然註之非不脩而明矣以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論此章自司馬温公始既見稽古録朱子從之眞氏又揭此章冠大學行義一書且斷然以爲大學之宗祖至論克明俊德若明此德之全體以親九族至黎民於變時雍皆推此德之大用與大此間盡在春風和氣中矣傳謂此言堯推其德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所謂放勳者也即指此爲放勳帝德之用但所不至者內光照之照所不至者也豈功自功德自德哉○已上自緝前至此舊刻斷失然陳氏書傳訓詁詳明義理數賢本堂熟玩遲没迄以諸書纂輯采補行世傳推君子可識元本因附來補可從願○唐孔氏曰俊之訓

賢才兼人者○孔氏曰能明俊德之士任用之○葉氏曰以
用也○唐孔氏曰上自高祖下至元孫凡九族同出高曾皆
當親之既盡也[illegible]夏氏謂九族[illegible]
[illegible]
王氏曰親者親之也睦者其相親也○王氏曰治而秩之之
謂平成而著之之謂章貴賤能否各適其分者平也程其事
功衆以衛衍雅以章服者章也○孔氏曰百姓百官也唐孔氏曰
經傳言百姓或指民或指百官[illegible]詳見或問○夏氏曰自治事言則曰
百工自聰事言則曰百僚自任職言則曰百官自所掌言則
曰百執自所主言則曰百司自分姓受氏言則曰百姓○邃
曰昭明明之著也德行光顯職業修著皆昭明也○孔氏曰
協合也○愚曰協而後能和○唐孔氏曰邦國黎衆也蔡氏曰黎
黑也[illegible]民首黑[illegible]○愚曰於如詩於穆之於乎之於歎美之辭也於變

蓋神化之妙不可形容與直言變者氣象不同矣○孔氏曰時是也○王氏曰雍者和之至也○愚曰於變時雍所謂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也 林氏曰變惡成善 [illegible] ○林氏曰堯綏之斯來動之斯和猶影響形聲隨感而應故以之親九族則九族盡睦以之平章百姓則百姓昭明以之協和萬邦則黎民於變時雍 呂氏曰以親下至協和 [illegible] ○呂氏曰此章言堯之[illegible]○禮記[illegible]德作駿

乃[illegible]羲和[illegible]若昊[illegible]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illegible]孔氏曰乃命[illegible] 呂氏曰此已下述堯命官○夏氏曰乃[illegible] [illegible]○孔氏曰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illegible]○[illegible]詩傳曰尊而君之則稱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閔下則稱旻天自上降監則稱上天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王氏曰曆者步其數象者占其象

曆曰步其數若以書占其象者以器測驗之類也○愚曰星謂二十八宿及五星詳見義仲以七政性○朱氏曰辰日月所會天度之分也愚按蔡氏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遲一日行一度一歲一周于天月行速一日行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二十九日過半已行天一周而與日會明月行之辰正月會亥為娵訾二月會戌為降婁三月會酉為大梁四月會申其辰為實沈五月會未為鶉首六月會午為鶉火七月會巳為鶉尾八月會辰為壽星九月會卯為大火十月會寅為析木十一月會丑為星紀十二月會子為玄枵一歲十二會為十二辰○許月見閏命之使敬順昊天愚曰曆不可以忽心為之不可以從意為之敬順以天辰具其分數節候以為曆而敬授人以時張氏曰不敬則無以為之則敬以順之又物失所故敬以○程氏曰事之最大最先在推測天道治曆明時以授人事也萬事無不本於此天下之事順天則治逆天則亂律度量衡由此而起治身齊家以至平天下者治之道也順天時以制事至於創制立度盡天下之事者治之法也要之治天下惟此兩端而已○呂氏曰羲和是當時大臣故史舉其大者以見其餘此書惟義和事最詳曆象之事須通把天人為一

看堯之光宅天下黎民於變皆在內如平秩之政行析因之
民宜草木鳥獸各遂其性洪纖小大無不得所堯之功與天
地一其曆象之法所以範圍天地之化也羲和四子所掌雖
不同而欽若敬授則不可有別故先總命之令各體此意
分命羲仲宅嵎隅音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
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音字尾
王氏曰羲和四官各主一方之政一時之事○唐孔氏曰上
言乃命羲和舉其目說乃命之內分其職掌使羲主春夏和主
秋冬故言分命既命羲和之內又重分之既命仲復命叔故言
申命孫氏曰春秋陰陽之中故擬仲冬夏陰陽之末故擬叔○王氏曰分命使分其陰陽而治之也申命使繼二仲之事而申之也
○孔氏曰宅居也○蘇氏曰禹貢嵎夷之地在青州王氏曰嵎夷東
方之夷故東言宅嵎夷則四夷皆在可知○王氏曰日出爲陽故曰暘谷唐孔氏曰
日氏空道以行自谷升賓有深谷而日從谷以出也羲仲居治東方之官唐孔氏曰居其官不居其地在帝都

而遙統謂之以春出[作]東[作]於東方民其[?]則[?]方春[?]政[?]王[?]云皆居京師而統之亦有時述職○蘇氏曰此[?]官[?]所[?]以[?]方乃[?]掇之地致日景以定分至而後[?]可惑以數之於四隅[?][?]也**寅敬賓導也故導出日**渠氏曰日之出納以一日言之則東西以一歲言之則日者陽之精[?]陽以進退[?]者陽之正分也冬至陽始[生]日自[南]而北行自南而北則進而[漸][?]至春而[?][?]萬物於是作故謂之出[夏]至陰始萌日自北而南行出而[?]則退而[?]其成功秋分而陽功畢萬物於是成[?]之[?]可之[?][?]於東[?]在[?]春仲[?]居二十長短之中去極俱九十一度[?]以卯出酉入[?][?]實[?]其所自出故曰暘谷西[?]其所自入故曰一陳[?][?]其一[?]出[?]之[?]以[?]以[?]出[?]之事也○陳氏曰排表[?][?]以其發生之功[?]故[?]以[?][?]藏之[?]若[?]之道也

○王氏曰物各當其分之謂平事各當其序之謂秩○愚曰作動也起也如萬物並作之作天道人事萬物至春而皆作者皆自東故謂之東作夏秋冬各以所屬之方言之作於春育於夏成於秋易於冬葉氏曰作訛成易王者之所以[?][?]人事[?]以[?]之際之適相當而無[?][?]謂之平[?]得其序而不亂謂之秩**○孔氏曰日中謂春分之日**王氏曰陽生於子而[極]於午故[?]日中[?]春陽之中也故言日[中][?]陰生於午而終於子仲秋陰之中也故言宵中○愚曰日中宵中[?]言於西而[?][?]冬言日短而不言宵長者[?]日[永]為言也○[?]氏曰[?]分日行西陸秋分日行東陸黃道[?][?]故晝夜均[?]仲夏日行北陸去極近故晝長夜短仲冬日行南陸去極遠故晝短夜長○釋

言曰殷中也王氏曰仲春仲秋陰陽之至中故曰以殷仲夏仲冬陰陽之至正故曰以正○愚曰其日則晝夜得中其星則鳥星昏見於南方以此正仲春之氣節轉以推季孟則可知求嘉郭氏曰二十八宿環列於四方隨天而西轉角亢氐房心尾箕東方之宿也[illegible]斗牛女虛危室壁北方之宿也奎婁胃昴畢觜參西方之宿也井鬼柳星張翼軫南方之宿也四方雖有定星而星無定居各以時見於南方天形北傾故北極居人之中而常在北二十八宿常半隱半見日東行歷二十八宿故隱見各有時然於南方考之惟仲春之月四方之星各居其位故星火在東星鳥在南星昴在西星虛在北至仲夏則鳥轉而西火轉而南虛轉而東昴轉而北至仲秋則火轉而西虛轉而南昴轉而東鳥轉而北至仲冬則虛轉而西昴轉而南鳥轉而東火轉而北來歲仲春則鳥又轉而南矣堯考中星以正四時其闡而明○朱氏楚辭注曰在地之位一定不易在天之象運轉不停惟天之鳥星加於地之午位乃與地合時天運之正○問孔氏曰四方皆有七宿各成一形東方成龍形為左青龍西方成虎形為右白虎皆南首而北尾南方成鳥形為前朱雀北方成龜形為後玄武皆西首而東尾○東陽馬氏曰星鳥以象言星火以次言虛昴以宿言互相備也○林氏曰鳥火虛昴皆是分至之昏見於南方正午位之中星仲春之月日在婁入於酉地則初昏之時鶉火之星見於南方正午之位當是時晝夜分晝五十刻夜五十刻故為春分之氣仲夏之月日在畢入於戌地初昏之時大火之星見於南方正午之位當是時晝長夜短晝六十刻夜四十刻是為夏至之氣仲秋之月日在心入於酉地初昏之時虛星見於午當是時晝夜分晝五十刻夜五十刻是為秋分之氣仲冬之月日在箕入於申地初昏之時昴星見於午

當是時晝短夜長晝四十刻夜六十刻是為冬至二氣分至之氣既定則十二月之氣無不定矣○孔氏曰厥其也

民冬寒並入室處春事既起丁壯就功其民老壯分析乳化曰孳孔氏曰產生為孳形乳為件交接曰尾孔氏曰鳥獸皆以尾交接先後遂以說尾○王氏

曰聖人之道上至於日月星辰下至於草木鳥獸各至於其

然皆聖人之所治也○愚曰聖人為天地之主天地之間無

一事一物不盡其理為君之職始盡故作書者隨羲和所職

以述帝堯參贊化育之極功也

中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五禾反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

民因鳥獸希革暑夏之時鳥獸更易鳥獸毛羽之夏户雅切

中命訛見上○蘇氏曰南交南方之交趾上鄭氏曰南交之下二字磨滅○愚曰交趾

言南則於北可知○孔氏曰此居治南方之官掌夏天之政訛化也平

序南方化育之事敬致其功永長也日永謂夏至之日火星

見以正仲夏之氣節○愚曰因者因春之事以致其力希毛

羽少而踈革易也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錢淺反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
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先典反
徐廣曰西今天水西縣○孔氏曰昧冥也日入於谷而天下
冥故曰昧谷昧曰西則嵎夷爲東可知此居治西方之官掌秋天之政餞
送也說見寅賓夜也宵中秋分日也夷平也程氏曰秋成而民心力平夷○
唐孔氏曰毨毛羽整理美悅之狀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
隩於六反鳥獸氄如勇反毛
釋訓曰朔北方也孔氏曰北稱方則三方可見○鄭氏張氏曰朔者盡而始生之義故月日謂之朔曰○呂氏曰北方斂其陰而發始其陽故謂之朔乃然後生物之意○愚曰都猶都邑之都北乃陰極之
方陰幽而陽顯故北方曰幽都○孫氏曰在若存而有察意
王氏曰冬不言揆而言在在察其改易而已然非不在非不揆亦互相備○蘇氏曰月令言易關與謂時令以時收藏之宜○愚曰

冬既成今歲之終又肇來歲之始故謂之朔易天道人事萬物至此皆更易也○呂氏曰始而終終而始此天地生生不窮之道而聖人體之以贊化育也○孔氏曰日短冬至之日隩室也謂人入室中隩隱之處民室處以避風寒○唐孔氏曰氄毛附肉細毛也鳥獸皆生細毛以自溫

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

愚曰咨一詞嗟措言嗟嗟臣工嗟予有衆蓋發語憫歎之辭一詞謀問此先言曰後言咨則咨嗟之咨也舜典咨十有二牧先言咨後言曰則謀問之咨也餘倣此○孔氏曰暨與也○愚曰自今歲冬至至來歲冬至爲一朞○蘇氏曰古有又通○孔氏曰旬十日也○韻略曰閏餘分月也○歲見下文○愚曰一朞中間必有三百六十六日或三百六十五日有奇[illegible]遇閏月亦同凡一氣朔年相去皆然丨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

日一日行天一度朞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以四分度之一當一日是爲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也月行遲一日行天十二度強一月一周天每月之朔月行及日而與之會則爲一月十二會則爲一歲一月三十日除小盡六日一歲止三百五十四日日每日行天一度是一歲中尚欠十有一度四分度之一行不盡也故三歲一閏五歲再閏使日行所欠之天度以歸其不齊之數而後春夏秋冬之氣所始正而歲始成是爲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也

斯一閏尚餘三日四分日之三五歲再閏計十六日四分日之五五歲再閏則又少三十一日四分日之五十九年七閏謂之一章積十九年而論之終二百一十二日四分日之一四月以小七閏計二百卌三日尚餘十四分日之三積至八十一蔀然後盈虛之數盡而後始矣今之言三百自八分有旬六日遠者以閏分日之二而淯一日焉孔氏曰大數之術六十五則天餘常置閏所以補其不齊之數也淯曰以補皆時其要在於序中氣置閏餘一文日中日永以月日朔閏初四分中星皆所以定中氣也此一節所以置閏餘也

〇唐孔氏曰閏餘不置則三年差一月將以正爲二九年差三月將以春爲夏十

七年差六月則四時相反時何以定歲何以成○愚曰前既分命羲和各掌一時之政故此總命以閏法以定時成歲（詳見或問）

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王氏曰釐者治之之謂○張氏曰績者積其功之成也○孔氏曰咸皆也○愚曰興廣光明之謂熙○孔氏曰定時成歲曆以告時授事故能信治百工衆功皆熙○呂氏曰此二句乃史記堯之治非堯之言

帝曰疇（直由反）咨若時登庸放（方往反）齊曰胤（羊刃反）子朱啓明帝曰吁（況于反）嚚（魚巾反）訟可乎帝曰疇咨若予采（七代反）驩（呼端反）兜（丁侯反）曰都共（音恭）工方鳩僝（仕簡反）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吐刀反）天

程氏曰已下至嚚訟言堯之聖明知人○王氏曰疇如疇離祉之疇咨如周爰咨詢之咨疇咨使衆共咨訪也○孔氏曰

時是庸用也放齊臣名胤國子爵朱名也[illegible]子丹朱也啓開也

○愚曰吁微嘆之辭○孔氏曰言不忠信為嚚又好爭訟可乎言不可〔蔡氏曰君子因物明以為善小人因啓明以為不善適為爭訟而已故放齊以為善堯則知其為不善也〕

也驩兜臣名都歎美之辭共工官稱〔舜典曰流共工于幽州疑此共工即官名〕○朱氏詩解曰方言其發長之未可量也○孔氏曰鳩聚僝見也

共工方聚見其功○王氏曰靜則能言用則違之○孔氏曰貌象恭敬而心很敖○朱氏曰滔天疑下文衍出〔詳見或問〕○呂

氏曰堯博求賢聖閒有能順是登庸之任者登庸大用之也

又問能順我事者放齊驩兜稱美朱共工以對而堯已知二人之惡若後世之君處此不怒而深嫉之則必喜以為得其

情堯不怒不喜只從容矜憐其如此自見聖人忠厚融大氣象

〔愚曰君道莫急於用賢堯於百姓昭明野無遺賢而咨訪不懈故曰堯舜之仁急親賢也天地之間事事物物各有當然之理聖人不過順其理而已問答之際舜之由仁義行禹之行其無事文王順帝之則皆是也故堯命羲和則曰欽若昊天咨則曰若時若采未嘗於當然之外加毫末〕

為削其人為之私非數天理之自然也朱之嚚訟共工之象恭滔天驩兜之方
坦皆出不顧彝理故惡則為惡賢則為賢理則為下小此所以有所由分也

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叨

下民其咨有能俾乂魚廢僉七廉曰於音烏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

皮美反族岳曰异音異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凡年載之載上聲眾載之載

去聲績用弗成

周官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孔氏曰

四岳分掌四岳之諸侯吳氏曰百揆位四岳之上堯時則舜為之舜時則禹為之然堯典所載又四岳而不及

百揆或者舜未徵庸之前百揆之任尚虛如三公官不必備者也當時大臣固莫尊於四岳矣○陳氏曰堯典言咨

四岳一治水巽位也舜典言咨四岳二熙帝載典三禮也古

者大事詢于眾庶帝以此四者事大故重四岳掌方岳知天

下眾庶之情故以訪之帝既訪四岳四岳采眾之方岳之間得天下公議乃進之於帝其言僉曰與師錫皆岳

采眾言以進也其言岳曰試可乃已岳曰否德忝又者蓋岳至此始自進其言以質眾言之允當也○孔氏曰湯湯流

貌洪大方音上割害也○唐孔氏曰蕩蕩廣平貌○孔氏曰懷

包裹上也○唐孔氏曰陵丘陵也○夏氏曰山高則懷而包
之陵卑則襄而上之○孔氏曰浩浩盛大漫天吳氏曰三句皆狀水勢一句甚一
句○蘇子言堯九年之水非其常如此也水害固大使果如此安能拯因[illegible]後之[illegible]猶可[illegible]漫沒盈之時及[illegible]之害時作如後世河決而
不能治耳○吳氏曰聖人遇災而懼猶[illegible]漢言周餘黎民靡有孑遺耳咨嗟俾使乂治也有能治者
將使治之呂氏曰水害如此之甚堯於民如此之切人以鯀可以治難咨知鯀雖賢帝迫之時若求無事之場豈若後世焉
首[illegible]足者哉二者並行見聖人處事之法僉皆也於嘆美之辭鯀崇伯名孔氏曰崇國伯爵咈
矣此○愚曰哉語助凡言哉者皆有不盡之意○程氏曰方
不順也命天之正理也朱氏曰方命者逆命皆命令也○王氏曰圓則行方則止方命者逆命不行也○
孔氏曰圮毀族類呂氏曰族猶黨類也○程氏曰圮族蓋傾陷忌刻之人也○愚曰鯀非無才
然恃才而不順理必不能行其所無事正與治水相反○孔
氏曰异已也言餘人盡已唯鯀可試○蘇氏曰今但試其可
治水則已無求其它○孔氏曰載年也爾雅曰唐虞曰載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愚
曰載取更始歲取歲星行天一次祀取四時祭祀一終年取穀一熟○呂氏曰使堯不知鯀則為不

明既知而後從四岳以用之則為不斷四岳亦非以民命數鯀倖倖試為蓋鯀之才自可治水其方命圮族皆緣忽心太重敬心不加帝命以往欽正所以救其病使鯀能欽自然成事至九載績用不成是鯀不能治其病也蘇潁濱氏曰水害方洞一日不治而當時羣臣未能言治水者莫知鯀竟所以試用之○愚曰蘇氏以謂惟鯀能僚鯀之才具鯀兼鯀功能不能成耳惟其則用敍故用後一日自任益險知其鯀徼時二考其殘怠斷然將不可也○呂氏曰堯時天下皆君子作以二人断眾異故書之濃在往往願從業之人洲當時為賢者然也爭其事其異者書之春秋所謂常事不書也○愚曰君道莫大於知人亦莫難於知人然人所共賢而賢之者易人所共賢而知其非賢者難堯明後從乎章古注未足見堯之知人深共工鯀當時皆以為賢堯獨察其非賢斯見堯之知人也知人所以難若非知君子之難知小人尤難也後世稱知人者難得之於君子不能不失於小人漢高帝不能知陳豨光武不能知龐萌太宗不能知宇文士及諸葛亮不能知馬謖史備載朱共鯀盡世大姦舉不能欺所以表堯聰明之至以示君道

於萬世朱氏曰共鯀皆有過人之才但才有餘德不足史載之以示萬世人主擇人之法

帝曰咨四岳朕直錦反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方九反德忝他點反帝位

馬氏曰朕我也朕古者上下通稱至秦始皇始獨稱朕○孔氏曰堯年十六爲天子時年八十六○蔡氏曰巽遜古通用否不通○孔氏曰忝辱也林氏曰言己不德受之適所以辱帝位○陳氏曰帝位重器無德何可以居之○呂氏曰或言堯先自知舜姑遜四岳蘇氏曰[illegible]自揆[illegible]人蓋不如此堯欲遜位自然就本朝擇一人堯知四岳可當天下故讓遜之馬氏曰居四岳必德業之盛者四岳自揆不足受亦以實辭使四岳不足以居帝位則是堯不知人四岳果可以居帝位而固辭則是不情此當以孔子漆雕開事看蓋開本可仕而開自以爲不可亦用心過厚處四岳之遜亦猶開之用心

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故頑反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聞

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

呂氏曰四岳既遜堯使之舉人自代君臣間一言相信非若後世之矯飾也○陳氏曰使明顯其在位揚其側陋者不擇貴賤但可當此位者皆舉之○孔氏曰師衆錫與也林氏曰不言師錫帝曰而言師錫帝曰重其事也無妻曰鰥孔氏曰詩云何人不矜老而無妻謂之鰥○林氏曰古者三十而娶舜年三十猶未娶四岳薦舜蘇氏曰言鰥者以舜父頑母嚚不以時娶也俞然也瞽瞍無目之稱舜父有目不能分別好惡故時人謂之瞽瞍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象舜弟傲慢不友諧和烝進也○呂氏曰舉朝皆知舜堯又自知必待使明揚而後衆與帝言最見廣大氣象後世有一好人便名震天下若有舜豈著他在下得惟堯時比屋可封雖舜大聖亦不以為異堯但曰我亦曾聞之以竟其為人如何

句二字見堯本出於無心其言平緩未嘗以爲得之若驚四岳不說舜能經綸天下事業只就他家庭上說蓋舜乃瞽瞍之子父既頑母又嚚弟又傲而舜能諧和以孝使進進於治不至於姦惡〈孫〉有意厲不已之意感之以誠而化此是舜了天下大處後爲形了天下己而我孝誠薰蒸不已以漸至於不格姦了有剛漸漸便勝不得它蓋事難事之親撫難友之弟化頑嚚傲爲和氣治家如此移以治天下可知豈四岳獨以是薦舜

帝曰我其試哉女〈尼據反〉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居危反〉汭〈如銳反〉嬪〈毗人反〉于虞帝曰欽哉

曾氏曰以女歸人謂之女〈[illegible]氏曰凡曰妻者皆爲妻也曰女者則非妻明言也堯二女長曰娥皇次曰女英舜在下則娥皇爲妻女英爲妾舜爲天子則娥皇爲后女英爲夫人以不謂之女而謂之妻〉○愚曰堯於是以二女女焉則儀刑也與刑于寡妻同謂夫正而婦從也觀其示儀法于二女以齊家觀治國〈其則媲於嬀汭而後可進之者導詩之言文王神罔時怨故能刑于寡妻〉○濂溪周氏曰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疏也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堯所以釐降二女于嬀

○應氏曰舜家有三惡身為匹夫忽納帝女難以和協○[illegible]氏曰一則以至惡在前一則以至貴在後左右皆[illegible]行非[illegible]孚難[illegible]○[illegible]氏曰[illegible]釐者

理之使當理降者下之之使順從○孔氏曰媯水名河東[illegible]

居[illegible]山西[illegible]舜居其旁○新安王氏曰汭水北曲也○蘇氏曰婦敬曰嬪虞

其族也○愚曰舜為匹夫能理下帝之二女於所居媯水之

汭以行婦道於虞氏非天下之至誠而能化者疇克至此○

呂氏曰堯嘆美舜之敬又使舜愈敬也蘇氏曰舜能下二女以[illegible]婦溺之地不留貴

愛敬其親又通敬其族樂無難然後此者○愚曰舜自處而聯屬貴賤之閒各得其道[illegible]見舜之能使二女降嬪以服貴賤之閒亦各當

其道始見舜之能使舜未能感化二女與己同德焉能全一家之和然則二女亦舜之[illegible]

○呂氏曰堯與始以

欽明終欽哉如允恭欽若敬授寅賓寅餞敬致往欽哉皆以欽言自

克明俊德以下皆命官求賢以為治而已不聞堯自作一事

見堯蓋君之道得君之體若克明乃命疇咨四岳乃堯所

職也愚曰人主撫[illegible]權衡君子小人而進退之則君道盡矣曰克明俊德以下皆是也朱共工驩兜大姦舜大聖大聖大姦雖堯亦難知

說見堯典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祥吏反）位歷試諸難作舜典

虞舜說見堯典○愚曰側謂陋僻無位微謂其身貧賤（在側微而堯使嗣位舜微可知○孫氏曰側微以人言側陋以地言）○史記曰舜冀州人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之人皆讓居陶河濱河濱之器不苦窳（游甫反病也）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聰明說見堯典○新安王氏曰嗣繼歷經歷也○呂氏曰堯之知舜固不待試然次序自當如此經歷蓋位非堯之位乃天位天下非堯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以天下授人非細事詳於試舜蓋堯兢兢不忘之義也舜典皆舜事序獨舉其歷試諸難蓋即位後事皆不外此

舜典 凡二十三章

說見堯典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平聲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

曰若稽古帝舜曰說見堯典○新安王氏曰華如草木之英華○愚曰盛德發越於外光輝煥然可觀是之謂華德之光華前後迭照是之謂重光華脗合無間是之謂協○新安王氏曰深而通之謂濬○唐孔氏曰哲大智也○陳氏曰文文章也○呂氏曰明者哲之發見也愚曰哲是體明是用○陳氏曰溫粹和恭恭敬允信實塞充實朱氏曰允就事上說塞中實處也自濬哲至允塞是八字合是四事○新安王氏曰濬哲存於內發於外則文明溫恭形於外根於內則允塞此即此舜之所以然也○呂氏曰華之合由實之合也林氏曰堯典先言欽明而後言光被四表蓋有是德而後有是光此於舜先言重華而後言濬哲文明溫恭允塞蓋有是光本於有是德其詳互相備堯舜聰明與濬哲文明溫恭允塞與欽明文思允恭克讓亦無異辭程氏曰聖人之德各隨人所見而稱如稱帝堯曰欽明此以欽安安稱夫子曰溫良恭儉讓要之皆聖人之德美稱之足以見其聖取譬如士或美其溫和或美其聲舜之清盛德美其聖止或美其精粹其一則足以知其為實矣○愚曰此章述舜之德

玄德升聞乃命以位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叙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音鹿）烈風雷雨弗迷

愚曰玄者緅（赤）緇（黑）之間色色之微昧者也○新安王氏曰玄爲天色故深遠而不可見者謂之玄舜潛幽潛其德未見於行事人莫能測故以玄德言之（夏氏曰玄德即所言之德）自下而上曰升○呂氏曰乃字見堯公平氣象授以爵位而試以諸難之事○孔氏曰愼謹徽美也（呂氏曰徽者訓美然美字乃無形體微則不犯法制求與之謂）○五典孟子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愚曰典常也常則指五典謂五者之常則）○新安王氏曰入處其位故曰納○王氏曰百官之事皆論道以授之故曰百揆與法守者異矣○孔氏曰四門四方之門四方諸侯來朝者賓迎之○愚曰穆穆和敬之容○呂氏曰謹徽五典之教則五典無違教（愚曰五教謂人倫事之最先者○新安王氏曰此試以化民之事）納于百揆之任則百揆之事於是皆秩

序新安王氏曰此試以揆百揆之事賓于四門門則諸侯莫不和敬新安王氏曰此試以主諸侯之事綏來動和見舜無施而不可○鄭氏曰麓山足也○王氏曰納于大麓焉之於天也愚曰記曰因名山升中于天因吉土以享帝于郊升中于天而鳳凰降龜龍假享帝于郊而以風雨節寒暑時以孟子之言推之則納于大麓焉之於天明矣然其詳不可攷也○新安王氏曰此試以百揆之事○孔氏曰陰陽和風雨時各以其節無有迷錯新安王氏曰烈加之日果烈之烈甚而風狄冬之常雷而雨春夏之常而無有迷亂○王氏曰孟子曰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也享之之發何以見之乎烈風雷雨弗迷是也○愚曰此章述舜登庸

歷試之事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

孔氏曰格來詢謀也乃汝底致陟升也○愚曰堯謂來汝舜我詢汝所為之事如諧父母刑二女嘗諸艱難皆辨之事以考汝所陳之言而汝

之言致行於事皆可成功謂已有成績也于今三年矣以言

明試以功此實觀人之成功舜登庸之初非將禪之試○孔氏曰三
以事以驗其實以言矣故堯知此美其言謨謂舜曰

載考績故命使升帝位將禪之呂氏曰前四岳既薦舜堯又試舜
方且審其事考其言至三載方命

以位讓于有德者舜直舜遜以其德不能紹嗣堯之辭不敢當王氏曰遜
謙時謂到方始用之

于禪位于有德之人也初時堯帝位以禪舜○陳氏曰孔子云堯老而
舜攝堯二十有八載堯崩三年之喪畢舜然後踐天子位是舜以攝

相而攝天子之事二十八載之間猶北面而事堯也以天下與舜者堯
之心也終堯之身北面事帝者舜之心也蓋堯知舜可以任天下故使

之攝帝位舜攝事堯之道故二十八載之間猶攝而不敢居也舜所謂者
不肯攝帝位之舜也故受終之後於舜事不稱帝者攝也自帝始稱

之後於舜事始稱帝○呂氏曰舜之遜非以備禮亦非以才不
者謙帝位也

延必當此見其謙遜之意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上音 上時掌反

唐孔氏曰正訓長正月長於諸月上日一歲日之上曰正月上日

朔下文月正元日正月朔
日一也乃互文以相備受堯終帝位之事於堯文德之祖廟下

云藝祖藝文義同○新安王氏曰此堯所從受天下者也○唐孔氏曰文祖不可強言為何人呂氏曰言

受終則舜正始可知必於祖廟見堯不敢私以天下與人也
堯至此能爲天下得人其責乃塞當思其在廟釋重負與舜
而今而後吾知免夫之意及思舜在廟受堯付託祇懼之意
在璿旋璣玉衡以齊七政
在其說見堯典○孔氏曰璿美玉蔡氏曰美珠也璣衡正天文之器孔穎
氏曰以璿飾璣以玉爲衡蓋貴天象也璣徑八尺圓二丈五尺强以其可以運轉故曰璣衡長八尺孔徑一寸璣縣於上運轉之以象天衡以窺之然
說以衡從下望之以知天象運止以求渾天儀是也七政日月五星東孔氏曰東方木曰歲星南方火曰熒惑中央土曰
鎭星西方金曰太白北方水曰辰星○愚曰日月陰陽之精五星五行之精運行變動成造化示吉凶蓋行天之政而明所以正者以故稱政
○[illegible]孔氏曰言七者得失由於君之政所以[illegible]吳氏曰北斗與列宿附著天體隨天左旋緯所任移惟日月五星逆天右行日遲月速五
星或遲或行不一故列宿爲經五星爲緯○詳見或問○曾氏曰步七政之軌度時數以轉
璣窺衡而不差焉故曰齊其不齊者乃陵歷鬭食盈縮犯守
不如璣衡則爲變異○愚曰帝王為天地神人之主其大政
不過於奉天治人故舜先齊七政舉祭祀次覲羣臣朝諸侯

朱氏曰舜從新整理起齊七政是最當先者故從此始○孫氏曰二典之文相爲終始曆象者做天道以授人璣衡者作人器以正天言曆象則璣衡亦用矣言璣衡則曆象亦用矣言七政則二十八宿豈有不察乎言二十八宿則七政豈不行乎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孔氏曰肆遂也○林氏曰郊祀者祭昊天之常祭非常祭而告天其禮依郊祀而爲之者謂之類新安王氏曰武王伐商類于上帝王制天子出征類于上帝皆因事而祭其禮同乎正祭也以攝位告天故不言郊而言類帝○孔氏曰精意以享謂之禋新安王氏曰於上帝言類則六宗非正祭可知於六宗言禋則天帝亦精意可知六宗所尊祭者有六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祭法曰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鄭氏曰相近當為禳祈聲之誤也○六宗之說一二說也○詳見或問名山大川也四望而祭之○愚曰類上帝望山川則祭大宗可知然不及祖先者意其因受終文祖見之歟羣神謂凡天神地示人鬼之在祀典者也以此互見故禋言遍于羣神以包之

輯音集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群后

唐孔氏曰輯合也謂斂公侯伯子男之瑞唐孔氏曰周禮典瑞云公執桓圭侯執信

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五等諸侯執之以爲符信○[illegible]呂氏曰盡

此一月了第二月然後日日覲見四岳及諸州牧○毛氏增

韻曰守養六畜曰牧州牧取守養之義○王氏曰四岳總百

官群牧總諸侯日覲者與之謀内外之政也林氏曰既月乃日[illegible]四方諸侯[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言日覲四岳群牧則百官與諸侯可知[illegible]○唐孔氏曰班布也后君也謂分

還五瑞於諸侯[illegible]諸侯君國使歸于國此瑞本受於堯斂而

還之若言舜新付之與之正始也[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曰此章未攝位初事自類帝而

下見人君受命於天自輯瑞而下見人臣受命於君

歲二月東巡守[illegible]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

呂氏曰自歲二月至遏密八音皆舜攝位二十八年中

職事○呂氏曰巡者行而察之之謂○孔氏曰諸侯為天子守土故稱守○孟子曰巡守者巡所守也○無垢張氏曰二月東巡五月南巡八月西巡十一月朔巡蓋隨天道運行而合分至之中以有事也○孔氏曰岱宗泰山為四岳所宗燔柴祭天告至（東陽馬氏曰柴其牲上升煙祀求諸陽之義也）東方諸侯境內名山大川如其秩次望祭之謂五岳牲禮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

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力尚反）衡修五禮（約）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至）如五器卒乃復（扶又反）

孔氏曰於是遂見東方國君與之考制度（新安王氏曰先神後人也）○王氏曰王者必須曆以一天下正朔故巡守則考時月而協之作曆不能無差差稍及其久也不能無差故考日而正之（勿軒熊氏曰周禮太史正歲年頒告朔于邦國則朔皆于朝頒之播於侯國或不齊故因巡守協四時之氣節月之小大日之甲乙而一之）○愚曰律六律六呂也言律則呂在中矣（新安陳氏曰律者[illegible]）

賓夷則無射是為六律屬陽大呂應鍾南呂林鍾小呂夾鍾是為六呂屬陰黃鍾子之氣也十一月建焉大呂丑之氣也十二月建焉大蔟寅之氣也正月建焉應鍾亥之氣也十月建焉姑洗辰之氣也三月建焉南呂酉之氣也八月建焉蕤賓午之氣也五月建焉林鍾未之氣也六月建焉夷則申之氣也七月建焉仲呂巳之氣也四月建焉無射戌之氣也九月建焉夾鍾卯之氣也二月建焉律為陽呂為陰而指上黃鍾為首其長九寸各因其三分之上生者益一分下生者去一焉聖人作律既以出音又以候氣布十二律於十二月之位氣至則律應焉○蔡氏曰律述氣也呂旅也旅陽宣氣也○張氏曰律者述天地之氣數而以聲適之者也○漢志度者分寸尺丈引所以度長短量者龠合升斗斛所以量多少衡權者銖兩斤鈞石所以稱輕重度起於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以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而五度審矣量起於黃鍾之龠以子穀秬黍中者千二百黍實其龠十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而五量嘉矣權起於黃鍾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而五權謹矣○孔氏曰權衡一物衡平也權重也稱上謂之衡所稱謂之權○夏氏曰同之使天下如一漢志曰推曆生律蓋度量衡本於律律本於曆故先協時月正日而後同律度量衡○程氏曰五等諸侯之秩序制度以其舊亂故巡守必修明之以五玉為贄所以定諸侯之等差又下而及於卿大夫士之[illegible]焉

○新安王氏曰記曰凡贄諸侯圭周禮小行人六幣圭璋璧
琮琥璜注云幣所以享也享后用琮餘有五玉其所贄之玉
與贄與瑞不同瑞者上班而下守之以爲有國之信信也贄者下獻而上受之以爲尊卑之儀物也○孔氏曰三帛
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愚曰纁赤黑色玄黃二帛以帛也
二生卿執羔大夫執鴈一死士執雉鄭氏曰羔小羊取其羣而不失類鴈取其候時而行
雉取其守介死不失節○葉氏曰羔鴈之爲贄有取於生故生致之雉取其死不北分故死致之玉帛生死所以爲
贄以見之○鄭氏曰贄之言至所執以自致也左氏傳曰男贄大者玉帛
小者禽鳥○愚曰周禮大宗伯以玉作六器璧琮圭璋琥璜則五
器即五玉也以物言則曰玉以形言則曰器○語孔氏曰如
若摯終復還之言諸侯贄之內若是五器禮終乃還之如三
帛生死則不還也程氏曰諸侯以瑞而辭東以觀復還其玉所以禮而辭○林氏曰聘義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
還圭璋輕財而重禮之義也五器卒乃復亦瑞○新安王氏曰凡贄禮侯不謝瑞玉有深侯氏取圭執命臣受之則所領之瑞也其旨東
帛加璧玉還玉不受以爲不輕財所贄之玉也○葉氏曰贄或
言玉或言璧或言圭或言帛經不同其實一也○詳見或問○
○二十[illegible]

陳氏曰時月日者正朔所自出律度量衡者制度所自始五禮者尊卑上下所由正也中庸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此所以正大一統於天下而無國異政家殊俗也（新安陳氏曰至於乃撫有四海者皆以一統天下為己任故無一人出於天子以後世言之天下無道則有擅改制度者矣）◎愚曰天下非一人所能獨治於是有封建諸侯不能保其常治於是有巡守巡守所以維持封建也夫歲月易流人心易懈法度易弛上下易隔非天子親自時巡考察振厲而作新之天下之治豈能久而無弊哉（詳見虞官注）

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

孔氏曰南岳衡山西岳華山初謂岱宗北岳恒山（陳氏曰巡暑南巡祈寒北守舉人勤民而謹於天道如此○愚曰中不變文而號乃作文之法東言岱此不言岳而言其二方言岳不言山各皆互相備）巡守四岳然後歸告至文祖之廟（三山陳氏曰歸而告至則出告可知）特一牛（蔡氏曰……宗廟……）

時止祭皆用大牢因事而祭則用特而已○王氏曰[illegible]以[illegible]約[illegible]且誠敬食殺舁于鬼神不敢約也然其約如此則巡狩[illegible]

○文中子曰舜一歲而巡四岳國不費而民不勞何也儀衛少而征求寡也林氏曰漢武帝元朔初巡朔方東巡海上登封泰山並北海之碣石歷朔方九原以至甘泉武帝儀衛征求者可謂多矣八月之間尚行一萬八千里則舜一歲而巡四岳可知矣○呂氏曰舜巡守而歸苟民物有一之不得其所非惟有媿於心其見藝祖亦有媿於面目間矣想舜歸格之時此心無愧在廟見藝祖洋洋然如在其上學者當溯其心而求之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鄭氏曰巡守之年諸侯各朝于方岳其閒四年則四方諸侯來朝于京師[illegible]○孔氏曰敷陳奏進也○愚曰敷奏則情無不達明試則賞罰無不彰○王氏曰敷奏以言觀其志也明試以功察其事也車服以庸報其功也○愚曰此總結上巡守之文謂[illegible]覲之間天子一巡守以諸侯四朝于天子於其巡守來朝也則使諸侯陳進其言論天下之得失與凡諸國所當為之事也明試以功者或前有所言而以

所謂□□□□於今或今有所言必使試其功以驗之後或言與功一若然後□□賜以車服顯其功能而任用之此外上言其所不足以見謂各得其有功所謂不以此焉。呂氏曰五年間如此提督警策激使人情

制度為之一新見聖人操總大權治天下妙用處。左傳疑

書曰賦納以言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孔氏曰肇始也。釋文曰州之為言殊也。孔氏曰禹治水之後舜分冀州為幽州并州分青州為營州始置十二州 曾氏曰冀州之北廣大分其後并所以為帝都北故分并州東北為營州。愚曰冀州帝都封域最廣故分之為幽并二州然後冀始中居於諸州之內故三代雖通為九州而幽與并營不盡革

有培植禁閑之意。孔氏曰封每州之名山以為其州之鎮 唐孔氏曰如周禮職方氏每州皆云其山鎮曰某山如揚州之會稽荊之衡山。陳氏曰封者表正其封域也。蘇氏曰封者封殖也禁樵採之 呂氏曰封禁法禁也天子祭名山大川古者名山大川不以封諸侯。愚曰濬川所以防患而興利也 但言十二州名山而餘山不封濬川不言十二州無大小皆濬也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普卜反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

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吳氏曰圖所用常刑之象以示人使智愚皆知[illegible]

是也 ○ 夏氏曰常刑即五刑 ○ 孔氏曰流謂徙之遠方[illegible]

居處若水流然 宥寬也以流放之法寬五刑 ○ 吳氏曰墨劓剕宮大

辟此後世之五刑非唐虞之五刑也先臨民典曰五典教曰

五教刑曰五刑言得罪於教則用刑猶周官鄉八刑也[illegible]

民制五虐之刑[illegible]

[illegible] ○ 夏氏曰至於官事不治

其罪不應致以五刑五流亦不宥而赦之故有鞭笞之法以

為治官之刑周禮條狼氏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二百是也其

學校之閒不勤學業者則扑之以為教導之刑記曰夏楚二物

二物收其威也是也 ○ 唐孔氏曰金銅也古者贖罪皆用銅漢及後魏始用黃金[illegible]

贖用。朱氏曰五宥所以宥五刑贖刑又所以宥鞭朴之刑呂刑之贖刑非先王之法也愚曰今世贖銅行於世以呂刑為斷於學校皆不以流於民可備參考也。三山陳氏曰無目曰眚過誤也。曾氏曰天火謂之災非人所致而至者林氏曰若為人罣誤而入於刑者二者其情可恕故縱肆赦除之。蘇氏曰怙恃也終不改也賊害也恃惡不悛以害人則刑之三山陳氏曰舜雖重刑然九州為十二可益則益五刑輕為流贖爲朴可損則損之會通以行典禮所貴其通也。愚曰惟有爲之義惟刑之恤哉濟河惟兗州之類是也有尊獨之義歟惟杞惟其人之類是也有發語之辭惟元祀惟十有一年之類是也有思惟之義詩載謀載惟之類是也。孔氏曰恤憂恤也。程氏曰史既載舜制刑之法重明舜之意曰舜用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言敬謹哀矜之至三山陳氏曰舜輕刑如此而欽恤之念猶不忘

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孔氏曰幽州北裔孫氏曰舜分冀北爲幽州崇山南裔唐孔氏曰崇山當在南方其衡嶺○新安王氏曰今澧州慈利縣有崇山三苗國名竄其君也○孫氏曰以種類而言則曰三苗數舉其君民言之則曰苗民指其君長則曰有苗三危西裔羽山東裔在海中唐孔氏曰禹貢三危在雍州羽山在徐州左傳稱舜流四凶族投諸四裔禦也○孫氏曰放棄也○唐孔氏曰竄者投棄之名殛者誅責之稱俱是流徙也愚曰流放竄殛意其必有輕重如今世編管羈管安置居住之類○永嘉鄭氏曰四凶其惡著於人堯知之久矣彼在堯時恐懼不敢肆惡而才爲世用則假息於堯之世宜也至舜與畎畝而臨羣臣天下之所安而小人之爲權貴者所不悅也意其所包畜者泄矣雖欲不誅可乎四凶之惡以孔子誅少正卯言之宜不可以並生然止於流放蓋在於用輕典之世而以流宥之也愚曰四凶之惡可謂怙終亦從流放所謂怙終賊刑特對眚災肆赦而言刑固未始用也○愚曰四凶之誅罰當其罪明也法行權貴公也刑止流放仁也允愜人心故天下咸服史載於欽恤之後見用法之審言四罪見宅無犯者也

我宋藝祖讀書嘆曰堯舜之世四凶之罪止從投竄何近世法網之密也林氏曰殛鯀流三苗當在洪水未平之前則鯀殛死而禹興與鯀之得罪肇十二州當在禹平水之後史官因言舜之善刑遂并舉誅四凶之事繫於下耳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才枯反百姓如喪殂落反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孔氏曰殂落死也林氏曰魂氣歸于天故謂之殂體魄降于地故謂之落○邵氏皇極經世堯甲辰年即位癸丑殂舜登庸乙卯攝于位至舜二十八年乃殂在位一百年○孔氏曰堯年十六即位凡壽一百一十七歲○林氏曰百姓指民也○曲禮生曰父母死曰考妣此禮以生亦可謂之考及酒誥奔走事厥考是也○愚謂遏抑而止之之謂密閉而靜也○孔氏曰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呂氏曰舜攝位二十八年之久人之於堯宜忘而忘今堯死百姓如喪父母三載之間四海之內不忍作樂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孔氏曰蓋治絕密其音可知○馬氏曰四海自絕樂非若今世禁樂洽見堯聖德浹人之深而人思慕不能已也又見舜攝位凡廿八年今皆曰堯竟以之而不有諸己天下歸舜之政如堯此樂

舜之德至舜之德於此可見舜之心。林氏曰堯以天子之尊倡其於上舜以匹夫之賤辭於下歷年之久如此而舜尚不主及堯崩亦辭於天下諸侯然後三年喪畢然後踐天子位內外小大無纖毫之憾此皆後世可以爲法唐明皇肅宗親父子程元振讒間則如此何足語此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愚曰自此至天分北三苗紀舜初即位事。孔氏曰月正正月元日上日也愚曰元始也。唐孔氏曰舜既除堯喪以明年之正月元日告文祖之廟即正位爲天子。孟子舜相堯二十有八載愚曰舜雖攝位實居臣職故於相堯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

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愚曰詢謀也闢開而廣之之謂四岳總四方諸侯故使其闢四門所以通四方之事來四方之賢也明四目者使四方之

所見皆無所蔽於上也達四聰者使四方之所聞皆達於上也蓋天下之情兼天下之美治道莫要於此故首以詢四岳

不言達四耳而言達四聰蓋兼心意耳聰之謂也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古文作壬〕人蠻夷率服

咨說見堯典。○愚曰舜攝位之初則覲四岳群牧即位之初則先詢四岳咨十二牧蓋內外之要職莫先焉。○夏氏曰人君為天牧民者也州牧則為君牧民者也牧民之道以食為先欲民足食在謹農時王氏曰商頌[illegible]周人道[illegible]意同。○新安王氏曰柔者懷來之也能所[illegible]者在所不治柔之而已。○愚曰謂撫以寬厚以柔其傲悍使寧安之心也○蘇氏曰能[illegible]相能之能[illegible]能相安之意○新安王氏曰食哉惟時所以養之也柔遠能邇所以安之也。○王氏曰有德者惇厚之元善者信任之○孔

氏曰任人佞人也○呂氏曰難者非特去之而已常有戒懼之意少不戒懼則彼得乘間投隙雖有上數件前功俱廢矣○蠻夷說見禹貢○愚曰爲國之本在養民而安之安養之本在親君子遠小人如此則內治舉而蠻夷自率服率循也古者九州皆有蠻夷舜欲州牧以此爲國而倡率諸侯也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釆惠疇

孔氏曰言舜曰以別堯 林氏曰於此稱舜曰舜居攝則此未嘗稱舜而此稱舜曰舜當攝也 ○愚曰奮起庸用載行也帝載謂堯之所行○百揆說見上文○愚曰亮輔而明之之謂○王氏曰釆事也惠順也疇類也宅百揆得人則百官受其惠○愚曰有能奮庸以光大堯之所行者則使宅百揆之職以亮其釆惠其疇○林氏曰舜則事無不修明惠疇則百官有所稽式○呂氏曰舊任之人與舜共濟時用之可也當將天下之治付之新進之人下之理不惟剛得必常存奮起之心以有日新不已之功雖極治之時此意不可忘學者以是知此○呂氏曰有如此人使四

允若之

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

呂氏曰衆皆曰伯禹爲司空可以當百揆之任矣(舜以曰禹以代爲)

(崇伯之子爲司空)○唐孔氏曰俞然其所舉得人也乃咨嗟勸勉(之汝本)

平水土實有成功惟居是百揆而懋哉(呂氏曰材實可以具百揆不可苟得又戒其)

(稱功而命見百揆不可苟居○三山陳氏曰舜旨又以禹當然必謙于衆蓋以公論而我無與也)

禹拜稽(音啓)首讓于稷契(息列切)暨皐(音高)陶(音遙)帝曰俞汝往哉

孔氏曰稽首首至地臣事君之禮(唐孔氏曰周禮大祝辨九拜一曰稽首稽首謂敬之極是拜內)

(之別名既拜乃稽首故云拜稽首也)居稷官者棄也契皐陶二臣名帝然其所推

之賢不許其讓勅使往宅百揆○呂氏曰此所謂九官濟濟

相遜和之至也禹灼知稷契皐陶可宅百揆禹不虛辭舜不

虛授夫殺其父而用其子舜無自疑之心禹亦安受其位可

見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

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

新安王氏曰阻艱阨也○唐孔氏曰后君也稷官之五穀之長故主穀之官以稷名之播布也夏氏曰棄爲后稷官雖在卿爲八凱亦分土為諸侯尊而君之故稱后稷如吕刑稱三后夔稱后夔皆尊之也○愚曰穀曰數多故言百穀帝呼棄衆民艱阨於飢汝后稷布種是百穀謂教民稼穡也林氏曰播而子洪水橫流山澤舜而契以后稷為稷使之在舜事大禹既治九河后稷教民稼穡契為司徒又言舜以大將出典陶爲己喜夔是皆賢才則何前之用之矣今申敕之使各以職其職○吕氏曰黎民阻飢五品不遜蠻夷猾夏當時皆無此事但舜謂凡此皆爾三臣之責惟體此以為心則職盡矣林氏時以夏之此所以為後賓也○孫氏曰九官凡問而後命遜而後受者皆新命也不問而命不遜而受皆申命也

帝曰契息列反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王氏曰五品言其人之品也夏氏曰謂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品五典言其品之典也詳見上文五教言以其典教也夏氏曰父子教以親君臣教以義之類○孔

氏曰遜順也○司徒詳見周官○愚曰百姓不相親睦由五品人倫不順其道汝作司徒之官敬敷五教敷宣而布之也教以誠敬爲本敬則能盡教人之道教以久而成不可迫也故在於寬○呂氏曰教不是務以覺覺者令其[illegible]○王氏曰舜以道而與政使以[illegible]五典[illegible]以興[illegible]

教以敬以敬[illegible]之[illegible]

帝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音軌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孔氏曰猾亂也夏華夏[illegible]羣行攻刦曰寇殺人曰賊亂在外曰姦在內曰宄士獄官也○王氏曰蠻夷猾夏在周則大司馬之職當時以士官兼之呂氏曰古者兵刑合一官[illegible]○夏氏曰有服服其罪也斷曰服[illegible]也呂刑謂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是也○王氏曰三就者就輕就重與就輕重之中三居者居遠居近與居遠近之中○永嘉鄭氏曰五刑因各有服於

所服之刑又有三就之别五流固各有宅於所宅之流又有三居之異蓋罪一也而情各三焉一而三之變而爲詳所以求盡夫情之所止也如得其情則無厭乎愈詳矣○孫氏曰惟明則情僞畢知克允則輕重適當○愚曰當時刑措不用然隄防之具聖人不敢廢故以命皐陶

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音恭）工垂拜稽首讓于殳斨（七良反）暨伯與（音餘）帝曰俞往哉汝諧

孔氏曰疇誰若順也○張氏曰守其法信其度因聖人創作之制而持循之比之謂若（鄭氏曰若順常程依從之訓非特訓為次）○孔氏曰問誰能順予百工之事垂臣名共謂供其職（林氏曰謂使汝爲共工 新安王氏曰工官之長也）○

○朱氏曰殳斨伯與三臣名（後與夫皐陶殳斨伯與皆二人故言暨以別之朱虎熊羆四人故不言暨）

○蘇氏曰讓宜也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

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

無垢張氏曰聖人以萬物爲一體故曰若予草木鳥獸○王氏曰上下者或山或澤或飛或潛也無垢張氏曰上下特山澤之間耳然其食之以時用之以礼故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鷹然後設罻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不入汚池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此皆若予之道也猶或畢才之達於鳥獸蕃植以若中國則然於天下以序之法周公驅猛獸之法居於山澤順也亦於中國然也豈以姑息爲若哉○呂氏曰人君爲天地萬物之主不欲一物失所故草木鳥獸莫不有職以主之氏以授理一而分殊後世之君不識代天理物之職且不識況於物乎○唐孔氏曰官以虞名言作我之虞夏氏曰掌虞之長也○林氏曰益向雖掌山澤特爲禹之佐至此大正爲虞也○吳氏曰舜官皆有職獨工虞無專官疑其字因說益虞矣○林氏曰朱虎熊羆四臣名左傳載八元有伯虎仲熊此与熊二人則朱羆亦二人也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求龜反龍帝曰俞往欽哉

愚曰百揆重職典禮重事故特咨四岳而以有能發之林氏曰唐

工虞皆曰疇咨亦是詢四岳命曰者亦以岳所薦也典掌也○孔氏曰三禮天地人之禮伯夷臣名姜姓秩序宗尊也葉氏曰天秩有禮天下自有宗主也孔所以故名其官曰秩宗○或曰宗主也孔叙所以戢序僅教是已實爲之主○國語曰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宜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攝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祇氏姓之所出心率舊典者爲之宗夙早寅敬也○呂氏曰敬以直內無私忘邪慮自然清明在躬無一毫汙濁○愚曰三禮所以事神化民必敬而不慢直而不邪清而不雜然後可以感通冥漠感化黎庶禮以敬爲主夙夜惟寅無時而不敬也敬則主一而直矣直則澄肅而清矣敬者本直清者敬之所致也○孔氏曰夔龍二臣名○愚曰禹益垂伯夷皆遜舜咨之各異曰汝往哉往哉汝諧往欽哉乃史互文相備蓋從者必能諧能諧斯可往雖諧亦當敬然欽特言於伯夷者典禮尤當敬也伯夷以禮已見於禹平水土之初今復明而命之而孚有意者以孔職事故舜特問而伯夷特讓[illegible]皆伯夷及二子辭于之內或有出入遷除然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直又反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

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孔氏曰胄長也謂元子以下至卿大夫子弟[illegible]○説曰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又曰世子齒于學○王氏曰胄子將與共天職者也不可以不教教之之道莫善於樂故命夔典樂而教胄子○唐孔氏曰人之氣稟直者失於嚴勁而不溫和寬者失於縱緩而不莊栗剛強者失於苛虐簡易者失於傲慢愚曰直寬剛簡即正直剛柔三德也○孫氏曰此皆教之使合於中也○愚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詩所以言志也歌者詠其詩以長其言而聲則依歌詠以爲節古者作樂皆使人先歌於堂上然後樂聲依之以作聲樂聲也永言人聲也人聲與樂聲皆有宮商角徵羽五者聲之別孫氏曰聲之洪而濁者爲宮其次曰商聲之纖而清者曰羽其次曰徵其在洪纖清濁之中者曰角然五聲有高下而無以爲之準則或失之過與不及故以律呂調和之

律有常度度有常數五聲之高下咸取則焉然後八音能諧
不相奪其倫理故能感神人以和矣諧是眾音和叶俱使各合音樂理○唐孔氏曰金石絲
竹匏革土木八物各有其音謂之八音八音有清濁聖人差之以宮商角徵羽之聲五聲有高下各有準則聖人制為六律與五聲相均作樂者
以律和聲聲從器出而又依彼求此○新安王氏曰奏之郊廟則神無不和奏之朝廷學校則人無不和○愚曰直而溫
以下德之中和也詩言志以下樂之中和也夫大樂與天地
同和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
常之行使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
於中而發作於外其感人也深浹於肌膚淪於骨髓使人不
自知其所以然此樂所以為中和之紀感格幽明而無不和
也以是為教宜乎直者可使溫寬者可使栗剛簡者可使無
虐無傲皆協于中德而不流於偏○周官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
之子弟焉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
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觀大司樂之職則知樂之體矣○呂氏曰樂之通

莫大於樂感動鬼神人良心油然而生云云使太常○蘭自之詩有乃父石磬也○列均於帝之宰卷首權大卷黃帝樂○咸池樂即咸池也韶者舜樂大夏禹樂濩湯樂大武武樂也○樂周存六代之樂六同六呂示祇以動物和邦

夔曰於音烏予擊石拊音撫石百獸率舞

或曰此章疑益稷脫簡重見於此說見益稷

帝曰龍朕堲才力反讒說殄徒典反行下孟反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孔氏曰堲疾也○新安王氏曰讒說巧誣傷善之說也○孔氏曰殄絕也○愚曰震動之極也○唐孔氏曰帝呼龍言我憎疾讒說以善為惡能殄絕君子之行而驚動我衆○蔡氏曰納言官名命令政教必使審之既允而後出欵奏復逆必使審之既允而後入則邪僻無自而進而讒說不得行矣周之內史漢之尚書魏晉以來中書門下皆此職也○王氏曰百揆者百官之首故先命禹養民者王道之始故次命稷禹

之然後教之故次命契刑所以弼教故次命臯陶工者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人治之末故次命垂如此而治人者略具矣然後及乎鳥獸草木故次命益百工至于鳥獸草木咸若則隆禮樂以養之之時也而禮樂可興矣禮樂者治之大成也所以事天地鬼神而和理萬物者也故次命夷夔有禮而後樂生焉故先夷而後夔然則樂者治之成也○愚曰群賢雖盛苟讒閒一行則賢者不安前功廢矣舜命龍於末所以爲群賢之衛而成其終猶上文命十二牧終之以難任人夫子論爲邦終之以遠佞人也○三山陳氏曰禹授而下皆[illegible]備[illegible]無[illegible]不可闕之[illegible]然後可以[illegible]讒說則小人不[illegible]今日[illegible]孔明曰掌教後日掌刑前[illegible]而不[illegible]後[illegible]以[illegible]所[illegible]熙[illegible]之人之精於其職業矣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

王氏曰二十二人者四岳一人蘇氏曰[illegible]與四岳皆稱[illegible]則[illegible]人[illegible]言[illegible]四岳至[illegible]則皆云[illegible]曰蓋述衆[illegible]以[illegible]十二牧九官也○三山陳氏曰功事也典天秩

禮天叙刑天討服天命天下之事無非天之事也○愚曰經

汝二十二人皆當敬哉而趨時呂氏曰惟當敬以趨時不失時以輔相敬之不然則事必放下了

顯明天之功蓋二十二人職雖不同其爲天之功則一容可

忽乎故提其綱而總戒於此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

唐孔氏曰此已下史述舜事○孔氏曰三年有成故以考功

九載則能否幽明畢見黜退其幽者升進其明者王氏曰積不治則沒

至於幽而後黜積治則設至於明而後陟考績法明衆功皆熙王氏曰舜三考黜陟而皐陶賡歌敕戒皆縱其官不擧則必黜之加

而已○無垢張氏曰聖人立法必要其所終稽其所弊故舜不

以二十二人之賢而廢考課之法然急之則詐偽生寬之則

功實見待之以久則在職者得以安心展布不求耳目之功

而爲千百年之計所以庶績咸熙三山陳氏曰事以久而定法以久而備苟責效太速則爲人得

爲飾以肆其姦善人不得積久以見其能三考之而黜陟則善惡皆得其

實矣○愚曰唐虞朝無特位官各率屬故皆頒之以久若不得人必待

九載而黜則害多矣人情太寬則肆太嚴則拘故考績於三載時加警策以作其怠黜陟於九載期之以久遠以核其成二者並行所以為善使無二載考績之法黜陟於三考之餘則職以易治無曠廢之患哉或成周冢宰歲終受會詔廢置三歲計治行誅賞蓋冊要不同故也○呂氏曰於此見唐虞寬大處與王者不同

分北如字又音佩三苗

王氏曰分北三苗者黜幽也然止於三苗見虞國皆順軌而干有司者寡矣○呂氏曰三苗左洞庭右彭蠡未在南方前已竄其君於西裔至此惡黨猶未化故遷於北吳氏曰分別也北猶背也分而別之其善者留其不善者竄徙之使背而去也○永嘉鄭氏曰古之化民者神化德澤刑雖設而常欲置而不用不幸而施於一人猶惻隱深憐不忍人之心焉入吾刑而多於多乎於是有遷民之法別其朋黨之民而則亂教之所熏之以教化已成之俗而變其污染之習使將染以惡以並生於天地之間舜之分北三苗周之殷頑民其道一也後出所惡之論纖不復有世故惟峻乃登騰於民之耳目而威劇不可戮則益不勝其紛至聚聚而胥戮之斯亦不仁甚矣以一性之豈有不可化之理夫為民而立君亦曰牧順失其性使頑民不可訓者豈其於固然哉聖人於天下之惡所以不忍悉殺而致其哀矜善教之方而孟子性善之論亦以此見不亡矣偉哉○愚曰史載

舜即位以後事不過咨二十二人所以黜陟幽明然之君道

可知矣舜所以無為而治也下文繼言五十載乃死不及其他見舜為治規模終身不易乎此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愚曰徵召也舜生三十年而召用又三十年而在位謂即帝位（孔氏曰歷試二年攝位二十八年[illegible]三十之數[illegible]）又後五十年而死（皇極經世[illegible]）

陟方（[illegible]）孔氏曰升道南方巡守死於蒼梧之野而葬焉○蔡氏曰[illegible]孟子言舜卒於鳴條[illegible]陟則升于上陟方猶言升天[illegible]頭命曰惟新陟王[illegible]方乃死[illegible]子曰黃帝堯舜[illegible]而死文勢正同

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彼列反）生分類作汨作九共（音恭）九篇槀飫（槀苦老反飫於據反）

孔氏曰舜理下土各設其官居其方生姓也別其姓族分其類使相從汨治作興槀勞飫賜也凡十一篇皆亡（十一篇孔[illegible]）

亡而序存馬鄭之徒百篇之序別為一卷孔安國以各冠其篇首而亡篇之序則隨其次第附存之故不見其總孔氏特順文為說是亦不可知其從亡書序斷此

書卷之一